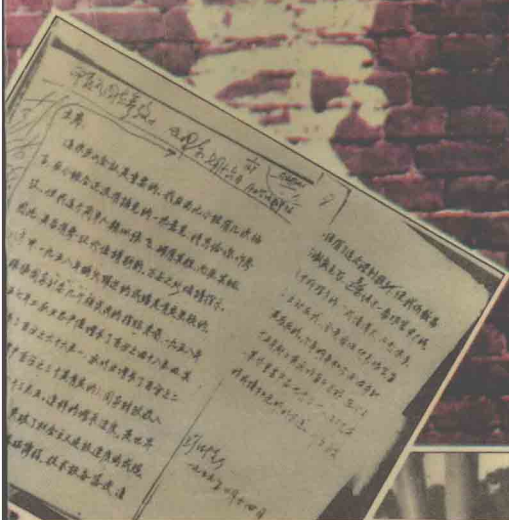


庐山会议内幕·苏罗政著

# 七月风暴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

(海南)新登记证字 058 号

**七月风暴**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

海南新华书店经销

昆明市三五四八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 32开 12印张

1994年8月第一版 199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25千字 印数:1—20000册

ISBN7-87501-144-5/G·218

定价:8.8元

## 内 容 简 介

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以真实的史料，忠于历史本来面目描述和凝聚多年政治风云的手法，展示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惊心动魄的真实场面，以及那个不堪回首的非常年代。作品力图把握中国文明痛苦嬗变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政治首脑个人素质的偶然性结合。通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张闻天、林彪等一批历史伟人从个体到群像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刻划，也昭示了这个东方古老民族除了彻底实行经济改革和推进政治民主化之外决无退路的历史前途。

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刻的思辩色采，生动的叙事艺术，以及富于戏剧性的插曲，使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给人灵魂以震撼。

**前 奏：大梦归**

**第一部：神仙会**

第一章：孤 日

第二章：石 穿

第三章：云 谷

**第二部：八卦阵**

第四章：问 天

第五章：苦 岭

**第三部：十字架**

第六章：峰 倾

第七章：圣 坛

**余 音：深循环**

公元一五三五年七月六日前，英国大法官托马勘探·莫尔在伦敦塔被推上断头台。他自己从容地用头巾蒙住眼睛的那一瞬间，不是死神出现了，而是他二十年前就梦想到的那个新月形的岛国浮现了。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人们象一个大家庭那样愉快幸福地生活，他管那岛国叫“乌托邦”——虚无之乡……

莫尔被砍下的头颅，悬挂在伦敦桥上，象一个被斩断的梦在微笑。

这其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梦，人类已经做了几千年。

人的天性，使东西方都在做这个梦。从柏拉图、孔丘、释迦牟尼到耶稣基督。只是莫尔真正地反这个梦构筑在人间。

于是，莫尔以后四百年来，欧洲多少先哲智士不断地为实现这个“乌托邦”构想更完美的蓝图，设计更现实的道路，尝试更具体的模式……

又是一个英国人，曼彻斯特富裕的工厂主罗伯特·欧文，在莫尔死后近三百年，以十五万美无，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一个移民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实验区——续哈蒙尼公社。

一切绞尽脑汁的设计和试验最终都化为泡影。“乌托邦”依然是一个梦。

只有当一个德国犹太人坐在大英博物馆城，把资本主义象一具尸体标本那样放在桌子上解剖时，莫尔的理想和人类之梦，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也被科学地阐明了。

可是，卡尔·马克思日后又总被曲解。只要稍一偏斜，“乌

托邦”的幽灵就浮现了。

东方人常常分不清莫尔和马克思。中国人又还有自己古老的“东方乌托邦”渊源；从孔丘、墨翟到陈胜、张鲁、陶渊明、李自成、洪秀全、康有为……

本世纪初，一个瘦长的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和他的几位同窗，踏遍长沙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寻找一块欧文式“纽哈蒙尼”来建立一个“新村”，却失望而归。他为这个新村设计的蓝图恰是一个标准的“乌托邦”：有公共育儿院、公共疗养院、化共合作社、公共学校、公共农场，等等，等等，周全十分，足以使四百年前伦敦桥上莫尔的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安然瞑目……

四十年后，这个青年按照马克思提供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终于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于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福州神州大地，便统统可以成为他当年寻找不到的一个巨大的“纽哈蒙尼”。他有那样一种权威、气魄和热望，率领六亿五千万人来做一次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大实验。

于是，在二十世纪中，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喜剧与悲剧交织的人间大戏。这场戏的大幕，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才轰然落下……

理性的美梦有时竟会变成一场非理性的恶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人演出的这场活剧，是值得全人类永远思考的。

# 前奏：大梦归

## 1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使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的‘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象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南宁会议。一九五八年刚过，毛泽东对九省二市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嘻笑怒骂激烈地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把反冒进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认为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是方针性错误。会上，周恩来、陈云等人因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受到了指责，召来了诸如“右倾”、“促退”等帽子。刘少奇因指示中宣部起草了毛泽东‘不看’的那篇社论，也遭到了批评。

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五到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要求在五到八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上改观的口号。

自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首次提出“跃

进”的口号以来，南宁会议又一次吹响了“大跃进”运动的号角。整个中国，犹如一条正在喘着粗气的苍龙，突然被鞭子狠狠地抽了几下，一陈抖擞，重新运足底气，天翻地覆起来。

一九五九年，实际上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其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 588 亿元，一批为国家所必需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这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3.5%，其中工业总值每年递增 18%，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 4.8%，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值达到 1241 亿元，钢年产量 535 万吨，煤 1300 万吨，原油 146 万吨，粮食 19505……。

短短八年，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国出现了奇迹。美国人关于共产党将无法解决这个东方大国的吃饭问题的预言被击得粉碎。更重要的是，这个自从十七世纪以来便落后于西方因而近百年'来惨遭西方蹂躏的古老土地，现在也露出了工业文明的曙光。生产力确实被解放了。

仿佛潘朵拉的魔盒在太平洋西岸显灵了。现代工业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把中国几千年都未能获得的物资财富全唤出来了。瑰丽而不可思议的成功，使这个穷惯了也苦够了的古老民族激动得浑身发抖。一百多年落后挨打的耻辱在这种激动不已之中，骤然为一种狂热的理想追求。亿万翻身农民从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中，无可辩驳地承认，只有共产党、毛泽东是救星。他们在品尝了社会主义这个甜果之后，急于想尝尝“共产主义”这个更甜的果子。这是一种大自然不过的民族心态。唯一被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是一个小生产汪洋大海的传统农业民族。于是，错觉产生了，似乎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引去做，就能迅



速地跃过刚刚到来的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的门槛已经隐约可见了。这时的中国，仿佛到处布满了希望和理想的干柴、火油，只要一粒火星子蹦出，熊熊烈焰便会腾空而起。

南宁会议还未开始，各地的跃进态势虽然已经形成，但由于几千年的压抑，人们的想象力还比较贫乏。反映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也显得比较节制：

——田地河底是战场，锄头扁担当刀枪，温岭争取亩产千斤；

——天寒地冻雪花飘，我们决心不动摇，黄豆正向七百斤目标迈进。

两天之后，温度计象是被烫了一下，骤然升高。

——汕头专区两千亩高额丰产，亩产粮食三千斤，广东正在向“千斤省”的目标前进；

——五一社以大跃进劲头讨论农业纲要，决心把千斤社变为两千斤社。

中国农民看来是憋足了劲，要从土坷垃里刨出一个“共产主义”。盘马弯弓、射雕落雁的消息频频传来。毛泽东瞅着一派火热气象，很兴奋。“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只有打破平衡，奇迹才会产生。没有大乱，就没有大治。

急躁导致冒进，冒进中又有攀比，攀比之后更加急躁。

江苏省一马当先，在修订计划中首先提出，十年规划要在五年内实现。高寒贫瘠贵州也不甘落伍，四级干部会上，有三十一个县市提出，当年度跨过“长江”。广东省委决定，坚决彻底地反掉右倾思想，打破常规，五年内全省亩产达八千斤，两年消灭旱灾。

大江南北擽着劲比试。省委书记和基层干部们已经有点擽

急了眼。谁都怕当右倾。山东、江西、安徽、黑龙江、湖南、山西等省纷纷表态，十年指标五年实现！

这时，一向贫穷的中原大地爆出冷门：河南鲁山县提出，十年指标一年完成！

北京正在召开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会议代表的发言中心是：“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人民日报》为祝贺这次大会闭幕的社论宣布：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大竞赛的高潮已经形成！

在一片“层层加码，步步提高，指标修改又修改、突破再突破”的热浪中，我们祖祖辈辈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开始出现了：

——中国青年报载：贵州省金沙县禹谟区打坝乡民丰社，创造了单季亩产水稻三千零二十五斤的记录。

——人民日报载：甘肃省文县景家坝农业社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在二亩五分山地里创造了新加坡产马铃薯一万七千四百一十斤的全国高额丰产纪录。

——人民日报载：河北省静海县陈官屯用五天时间建成一座水力发电站。

——浙江日报报导：浙江一个多月发展民办中学 8516 年。

——新华社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丰产新纪录，五亩小麦亩产 2105 斤，卫星社坐上了卫星。

然而，仅仅一天之内，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宣布：他们打破了卫星社的纪录，亩产 2357 斤。卫星社仅仅当了一天的“冠军”，这口气岂能下咽？两天之后，又发出第二颗卫星：亩产 3530 斤，再次登上了“冠军”宝座。但是，四天之后，卫星社这颗卫星又黯然失色，河北省临漳县城关镇红光社宣布亩产 3650

斤，同一天，湖北谷城县的星光社替乐民社报遂平卫星社的“一箭之分”，宣布创亩产 4353 斤。二十余天后，河增省西平县和平社又替卫星社向湖北以牙还牙，宣称小麦亩产已达 7320 斤。

就这样轮番上陈，不异惜本“卫冕”，指数交替上级，各路诸侯都只能贪图风骚三五天，到了九月一日，河北省徐水县的特大卫星终天使整个中国目瞪口呆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徐水人民公社颂》中声称：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 120 万斤、一棵白菜 50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 5000 斤，全县粮食亩产 2000 斤的高产卫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不。”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午后的太阳依然骄横地斜在那里，暑气蒸人。

毛泽东在河北省委负责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徐水。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毛泽东问。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南园乡大各地庄农业社主任李江生答道。

“每亩平均多少斤？”

“七百五十四斤！”

毛泽东“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

徐水县书记张国忠向党中央主席报告，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

毛泽东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说：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

这时候，毛泽东伸出又厚又大的巴掌，掐指算帐说：

“你刚才谈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泽东问住了。张国忠急中生智：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可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膛要你的粮食呀！”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造酒精！哪里用得那么酒精啊！”

毛泽东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着大家。大伙儿都跟着他“嘿嘿”地笑。张国忠笑着又憋出一句：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哩”

“其实粮食多了还好！”毛泽东又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不知道徐水人是在哄伟大领袖，还是伟大领袖的光顾把徐水人吓傻了；也不知道毛泽东果真是被陶醉了，还是他故意倦装算不清帐：夏季才收了九千多万斤，秋后怎么可能收得到十一亿斤呢？中国农民饿了几千年了，怎么一夜之间居然能从地里刨出一天五顿还吃不完的粮食呢？不论今天读者们对此如何无法思议，这，却千真万确是《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二版康濯所撰通讯《毛主席到了徐水》一文中所描绘的。

毛泽东接着又到了徐水县委，头一句话就对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

“这里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

是几千上万！”

人们真弄不懂农民们是怎么让也是农民出身、从小也在地里种过粮食的毛泽东相信这类“天方夜谭”的。反正，人们只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毛泽东视察徐水不久，它那颗特大卫星就焕然夺目、压倒一切地升上蓝天了……

徐水超级卫星上天后的第十天，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刘少奇也来到徐水。

依然是下午时分，依然是大各寺庄，依然是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陪同。刘少奇的视察则显得严肃认真，不象毛泽东那样诙谐、兴奋。他沿着村子走了一里多路，看了棉花、谷子、玉米和大白菜地，还看了山药和沼气试验场。衬衫已经汗湿，不时取下草帽扇着风，又看又问，极为仔细。他听说这里有人给庄稼灌狗肉汤和注射葡萄糖外，打胡麻油和棉花油，不禁也风趣起来：“那么作真有效果么？哈哈！那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

党和国家的两位最高领袖在黎水放卫星的前后，相继前往视察，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寒气袭人。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提出了一个炙热的目标，中国要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十五年赶上英国。

一九五八年初，大炼钢铁运动还正在钢铁企业蒸围内滥觞。国家经济委员会向国务院建议的指标计划为：七百三十二万吨生铁，六百二十四万吨钢和四百八十二万吨钢材。这个计划同一九五七年预计产量比较，生铁增长 24%1%，钢增长 19.2%，钢材增长 13.1%。

北戴河。海滩萧瑟，波涛寂寞。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这次把钢铁问题作为全党第一位的大事提出来。钢铁是工业水平的标志。既然农业能创造奇迹，工业为什么不能？更重要的是，钢铁还是国力的象征。中国正面临美帝敌视、苏修翻脸。他说：

“……钢由五七年的五百三十吨翻一番。达到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这自然是当时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能力所不可能达到的。为了硬性完成这个任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成来。因为会议已经对农业生产形势作了乐观的估计，认为一九五八年的粮食将达到六千亿斤到七千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七千万提左右，农产品产量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

北戴河会议间，“钢铁元帅”正式升帐，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将“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援引的新华社消息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盛况的：“党中央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庄严号召发布以后，在九月的头十天里，全国各地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组织了强大的钢铁大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两千多万人正在钢铁生产战线上日夜苦战着。”

到处找铁，到处砍树，一片又一片青山被剃了光头；许多

人家里的锅砸了，火钳、铁锹扭弯，连称砣都不放过，当成废铁上交。学校、工厂、机关、农村、军队……全都动作起来。全国城乡炼铁炉星罗棋布，温山遍野，炉火日夜不熄。

连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各单位也搞“小土群”。许多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也都和群众一起砸焦砸铁，亲临炉前劳动。

此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宋庆龄那宁静的小院，也没能挡住炼钢热浪的渗入。据新华社上海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日电讯：“十月中旬，上海人民大搞土法炼钢，宋庆龄副委员长对她的秘书说，虽然她很喜爱树木，但是为了炼钢，宁愿牺牲一些树木和花草，在院子里砌个炉子，这样可以让大家参加炼钢。她的秘书和花匠、厨师、管理员及其他工和人员，就自己动手，在三小时内砌起了炉子。这一支炼钢队伍，每天上午六时开始，一直炼到夜晚。产量最高的一天，七个炼出一百五十五公斤钢。大家的手上磨起了血泡，腰也累得直不起来了。五日早上宋庆龄副委员长还到炉前，亲自为他们掌钳，让年青人抡起铁锤在通红的铁块让锻打。”

陆海空三军奉中央军委指示大力支援钢铁生产。兰州部队某部由于提前完成了训练任务，决定全部上山挖铁矿。南京部队抽调汽车一千三百余辆、马车一千余辆。空军部队还派出了运输机群……

由于有了农业生产“大跃进”中放卫星的经验，“钢铁元遇”坐了中军帐不久，钢铁卫星也象连珠炮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直上九霄。

九月份，安徽、山东、山西、河北、四川、湖南等省提出，月底之前要把生铁日产量跃进到万吨以上。已经创造了生铁日

产万吨“记录”的河南省，又遥遥领先，提出月底之前日产生铁两万吨到三万吨。

十一月，广东传来捷报：在十一月一日的二十四小时内，由七百万人组成的钢铁大军，炼出生铁八十七万吨，一年的任务在一天之内完成。而河南省的消息更为惊人：由于中原大地“炉子成组化、群炉工厂化、生产基地化”。河南钢铁连续高产的卫星越放越大，十月二十九日，全省产生铁一百零五万六千七百四十七吨，产钢一万一千七百零八吨；十月三十日，全省的钢铁产量又大大突破了二十九日有生产水平。这天全省共产生铁一百三十三万三千八百零八吨，产钢十万零二千九百七十三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的《人民日报》刊有一张照片，画面是河南省伏牛山麓新安县的钢铁高炉群，远远看去，象大群大群的企鹅，在夕阳的余辉下，排成令人迷惑的“天门阵”。这种场面，如今看来仍然惊心动魄。

“我那时是县里钢铁团第十营营长兼教导员，上面的任务一布置下来，我就带着几万民工上杨梅山了。先是砍树，做土高炉，几好的树呵，齐齐崭崭的，硬是一排排放倒，要搭工棚，要烧炭，都要用树，没得法子，牙一咬眼一闭就砍。土炉子烧铁，都没有烧过，满山乌烟瘴气。民工是三班倒，炉子是不能停的。有一天夜里，我正在工棚里眯了下眼睛，通讯员急急匆匆跑来，说不得了，后面的大山着火了。我心里一惊，后面那张山烧不得，是几多老百姓的命脉子呵，当时来不及细想，抄起一把柴刀就上了山。救火的时候，我被烟呛晕过去，加上劳累过度，吐了好多血，几天都没有醒过来，我的痲病就是从那阵子落下的，杨梅山的林子，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元气……”

这是一个公社书记的回忆。



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又到南方视察，先抵武汉，然后一路东去，看了黄石、安庆、舒城、合肥、芜湖、马鞍山、南京、上海，月底到了杭州。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有幸全程陪同。

“他到那里，那里就轰动，就沸腾，就狂欢。”张治中在两个月之后回忆说。

在武钢，毛泽东在厂房前刚下车，就被四面八方的工作群众簇拥着，广场、厂房和路上，到处是黑压压的人。视察大冶钢厂时，工人们的欢呼声、鼓掌声、万岁声把机器的巨大轰鸣声都淹没了，陪同毛泽东的王任重、张平化，张治中等几个人都被群众冲散了。到安庆，毛泽东想看看第一中学的土高炉，刚在校门下车，就有人惊喜地叫道：“是毛主席！”人群立即围拢过来，逼得学校赶快关上了大门。在合肥，数十万群众夹道欢呼，随毛泽东的车队蜂涌到火车站的月台上……

全国如此狂热的气氛把毛泽东送回北京，看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仅有一点忧虑也烟消云散了，那时，他只对剩下四个月要完成1070万吨这个高指标，不无幽默批了一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现在他却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他还批评说：“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十月，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中央提出，1070万吨钢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打折扣，一吨也不能少！

这个月，全国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由五千万人增到六千万人。到十二月，达到九千万人。全国兴建土高炉、小高炉，八